

洞口文史

(资料选编)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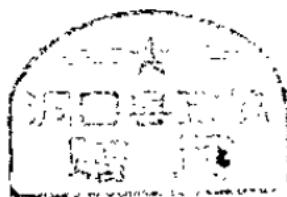


洞口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洞口文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洞口县委员会编

1980年12月

洞口文史

第三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
洞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邮码：422300

湖南省洞口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mm² 1/32 印张：6.5 字数：130千字
印数：1—2000册 印刷：1990年12月

7 湘洞文准字（1990）第1号

《洞口文史》第三辑目录

烽火忆昔

| | | |
|------------------|-----|------|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战役纪实 | 曾松村 | (1) |
| 远征缅甸的点滴回忆 | 杨琼 | (7) |
| 我参加抗日战争的回忆 | 曾国祥 | (13) |
| 抗日战争湘北大捷中的642团 | 杨琼 | (17) |
| 昆仑关抗日片断 | 萧调熙 | (20) |
| 回忆在宜阳战场上 | 林伟瑞 | (23) |
| 奇兵突起歼敌寇 | 萧调熙 | (26) |
| 往事历历忆抗战 | 向子跃 | (28) |
| 我所知晓的两广抗日概况 | 尹光烈 | (31) |
| 紫金山喋血记 | 林睦琦 | (33) |
| 印缅战场抗日剪影 | 林睦琦 | (35) |
| 西南边陲歼寇记 | 向见声 | (37) |
| 我所亲历的第二次长沙会战 | 曾授时 | (39) |
| 回忆杭州抗战 | 唐浩然 | (43) |
| 黄山坳掩护战斗纪实 | 傅业华 | (46) |
| 参加衡阳解围之一役 | | |
| ——攻击“二〇〇八”高地片断回忆 | 林伟瑞 | (48) |
| 惊心动魄的河口保卫战 | 曾金柱 | (51) |
| 马颈骨抗日之役 | 黎鑑章 | (53) |
| 日寇侵犯高沙时的蓼湄乡 | 袁进瑞 | (55) |
| 会战前夕安江行 | 贺正泉 | (59) |

虎口逃生记 萧芹南口述 萧和润整理 (61)

风雨苍黄

- 我随从程潜父子起义的回忆 唐浩然 (66)
解放武冈之战的前前后后 林春苗 许超凡 (70)
莱芜战役中的我 林中檀 (81)
我所经历的滕县、兖州之战 袁进瑞 (83)
第49师溃败概况 尹大为 (87)
反戈小记 袁上忠口述 陈文球整理 (90)
我团在监利打内战失败的经过 林睦琦 (92)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情况杂忆 萧调熙 (94)
嘉兴起义 傅业华 (97)
包围圈中的空投场 林中檀 (99)
负隅·败北·受毙
—— 邓兆瑞覆灭三部曲 尹大为 (101)

人物春秋

- 王隆中传略 王鹏章 (104)
我记忆中的李明灏将军 唐浩然 (109)
我所知道的向超中将军 向迪辉 (112)
萧重光其人 萧文 (115)
李钟奇小传 曾光炎 (118)
尹芸皋先生 尹大为 (120)
刘自荣生平志略 唐明述 (122)
爱国知识分子唐举才 萧伦 (124)
汽车工业专家孙昌民 萧伦 (126)
三老轶闻 曾光炎 (128)

教育管窥

- 解放前江口教育发展概况 谢于雄 (132)
忆杨韶华在抗日烽火中办学 唐清华 (135)
高沙留洋学生述闻 曾光炎 (140)

民族风情

- 漫话洞口瑶族 陈远用 (149)

宗教天地

- 洞口县解放前宗教一席谈 刘云中 (152)

古桥举隅

- 蓼水四桥 曾光炎 (156)

文坛遗墨

- 南元李钟奇乡试试卷拾遗 (文三篇) (159)

民国政警

- 民国时期武冈县政府在洞口境内

- 设置的政、警机构概况 刘目坤 (167)

社会黑幕

- 洞口县反动会道门组织概况 刘目坤 (172)

- 巨匪杨相晚被杀始末 曾佩文 (181)

附：

- 1、抗日阵亡之洞口籍国民党军官简介
..... 薛调熙等 (184)

- 2、洞口籍国民党将领简介 (一)
..... 尹大为等 (191)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战役纪实

曾松村

我是一名军医，没有直接持枪操矛与敌相拼过。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故而我还是以医师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八年抗日民族战争，并亲自经历过三次大的战役，救死扶伤，竭尽国民义务。每次战役，我都犹如身历其境，而且对这些战役情况，可谓耳闻目睹，了如指掌。现据实记录，以慰抗日阵亡的无名先烈们的在天之灵，愿其爱国主义精神永垂不朽。

同仇敌忾，血战凉风桥

凉风桥是湘桂铁路原广西省兴安县至湖南省黄沙河之间的一个小站，站北五公里处，山岳起伏，峰峦重迭，地势十分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进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西南的防守屏障。陈牧农是国军第93军的军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身材魁梧，具有大将风度，年40左右，湖南澧县人，精通军事理论，善于带兵，是一位杰出的将才，但为人刚愎自用，不善倾听别人的忠言良策，类似三国时的马谡。1944年初秋时节，阴云笼罩着江南半壁江山，战局急剧变化，衡阳沦陷后，抗日民族战争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日寇调集精锐部队的数万人马，大举南侵，企图

一举夺占我桂林、柳州，摧毁第四战区。我最高统帅部，为了确保西南，稳定大后方的局势，急忙从重庆调陆军第93军和第94军两支生力军，驰援湘桂防线。这两个军抗战初期，曾驻扎在重庆郊区接受整训，享受特等待遇，官兵身体素质好，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是当时国军中少有的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那时的军事部署是：93军守黄沙河，94军在凉风桥至兴安一带构筑防御工事。最高统帅部严令93军务必坚守黄沙河三个月，以利于后方各项工作的顺利安排。陈牧农军长初临战阵，意欲一展雄才大略。部队开抵黄沙河布防时，陈军长与其军参谋长意见分歧很大。陈军长坚持背水作战，把部队开过黄沙河，设指挥所于黄沙河畔之街上，理由是这样可以振士气，使士兵具备与黄沙河共存亡的决心；参谋长则认为背水作战是兵家之大忌，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建议应将主力部队分散埋伏于河东的丘陵地带，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凭险固守。如此，则机动灵活，有利于消灭来犯之敌，并可监视远处敌人的活动情况。无奈陈军长固执己见，不纳人言，给狡猾的敌人钻了空子。敌人正面佯攻，暗中迂回于距黄沙河较远之地偷渡成功。我守军突然遭到腹背夹击，昏头转向，兵力尚未展开，阵地已被抢占。我军从进入阵地到阵地失守，前后不到三天时间。这给整个西南地区的防务造成极为被动的后果，国际舆论哗然，影响也极坏。最高统帅部获悉此讯，极为震怒，当即命令前线督战之宪兵部队，逮捕了陈军长。军事法庭判决：“陈牧农失守黄沙河，贻误战机，就地枪决。”陈军长壮志未酬，身败名裂，于1944年9月被枪决于桂林北站。据说蒋介石因失去一员爱将，哀伤流涕。但为了严肃军纪，不得不忍痛处决。该

军官兵闻说军长被处决，群情激愤，哭声震天，一致表示决心，要向日寇讨还血债，替陈军长雪耻报仇。该军与93军部分队伍配合，坚守凉风桥阵地40余天，重创顽敌，打出军威，表现了我军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战幕拉开时，敌人只组织班、排敢死队，向我阵地发起冲锋，来一批被消灭一批。敌人恼羞成怒，则以整连整营的兵力，配以大量的大炮轰击，一次又一次疯狂地向我阵地猛扑。我军沉着应战，与之短兵相接，白刃肉搏，杀声震天，血流成渠，尸积如山。我军阵地坚若金汤，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我军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从阵地上抬下伤兵，只见那些伤兵，有的失去双手，有的大腿被炸去，有的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有的由于战斗中神经过度紧张，故一直昏迷不清，躺在担架上仍狂呼“冲呀，杀呀”。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战后，据可靠资料证实，此次战役中，敌人调集精锐兵力近三万，伤亡近一万；我军亦死伤5000余人。这是继上海保卫战之后的又一次大血战。我都在凉风桥坚持24个日夜夜 抢运救护伤兵以后，奉命调回桂林二塘火车站休整待命时，又不幸遇炸。当场炸死中尉副官一名，少尉特务长一名，上士文书一名，重伤中尉军需和炊事班长各一名，轻伤官兵20余人。我的右下肢亦被弹片炸伤，至今仍有伤痕，算是八年抗日战争的“纪念”。

名将守名城，韦云淞险些丧生

凉风桥阻击战结束后，接着便是保卫桂林之役。1944年九十月间，最高统帅部指派广西名老将军韦云淞担任保卫桂林

的城防司令。韦云淞当时是广西嫡系部队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军长。守城部队共两个军，约五万人，都是广西军队的精锐之旅。参加外围阻击的国军约三个军10万人，均属后撤下来休整的队伍，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另有部份由交警、税警等所组成的杂七杂八的军队万人左右，也归城防司令部统一指挥。那时，桂林城防是实行“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示范战区，街道、房屋尽付之一炬，人烟绝迹。城内是清一色的军人，没有一个老百姓。唯丧家之犬，成群结队狂奔于大街小巷，见人就咬，互相争食，野狗吃死人的现象，时有所见。战争惨状，令人不寒而栗，目不忍睹。敌人分两路进犯，总兵力约五六万：一路从湘桂铁路沿线正面攻桂林北门；一路由湖南江永县境出龙虎关经广西沙田荔蒲等地，迂回包围桂林城东。敌寇就这样利用钳形战术大举南侵。我城防司令部设在北门老人山腰的岩洞内，由于汉奸卖国，泄密于敌，所以日寇进逼城防阵地时，往往集中数百门大炮，对准我城防司令部所在的洞口猛烈轰击。洞内温度剧升，令人忍受不了，几至窒息，迫使司令部不得已仓卒突围。卫士背着韦司令逃出敌人火力网，才幸免于难。因为仓卒突围，情况危急，来不及下达全城撤防、转移的命令，使防守东门一带阵地的一个师约5000余人，未及时撤出。日寇进入市区时，该师全部撤进七星岩洞内，不甘屈辱，继续抵抗。惨无人道的敌人，堵塞洞口，注入毒瓦斯，全师官兵壮烈牺牲于岩洞内。参加外围作战的军队，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未及接火，即溃不成军。敌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桂林。从此，我方兵败如山倒，敌人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柳州沦陷，宜山失守，敌之铁蹄又踏入贵州省境，深

入达1000余公里，直抵距贵阳市40华里的贵定、龙里等地。此时，敌人自己发觉进攻速度过快，战线拉得太长，补给供应不易跟上，才停止前进。那时重庆国府，人心惶惶，正准备迁都兰州。可笑亦复可悲！我部于桂林沦陷后，随带伤兵500余人，从桂南容县经长安撤至贵州省榕江县，继又奉命开赴贵州三穗县休整，并在该县改编为中国盟军总司令部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第11卫生大队。我被任命为一等军医正大队长。该队辖三个中队和一个卫生汽车队、一个卫生火车队、一个卫生船队。全队总编制员额约1000余人，另外还配有一个盟军战地手术队，有外籍医护人员12名。

反攻桂林

我队改编工作任务尚未完成，便于1945年7月间，奉命隶属于国军第27集团军，从三穗经湖南靖县、绥宁开驻广西省龙胜县，准备反攻桂林，收复失地。当时盟军在世界各战场全面开展战略总反攻，德、意法西斯已被打垮，日本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岌岌可危。我27集团军，辖两个军，约5万人。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是冯玉祥的旧部，治军甚严，善于打仗。部队素质好，士气高昂，一色美式装备，战斗力很强。那时，西线王耀武将军正率部固守安江、雪峰山一带，捷报频传。我集团军官兵，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此时，距龙胜5公里处的哨卡之敌，有撤出阵地、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以对付我军反攻的迹象。狡猾的敌人，佯装后撤，暗设埋伏圈。我军前沿阵地观察人员，认为敌军将后撤，乃贪图战功，疏于防范，于是，乘机冒进，发起猛攻。谁料敌军早有

准备，待我军进入伏击圈时，敌军突然猛烈反攻，我军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其时，杀声连天，枪炮齐发，敌人向我军密集火力射击，致使我军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前后只三四个小时的战斗，我军两个师被打垮，敌寇前锋迫近我总司令部驻地。李玉堂总司令当机立断，命令胡副军长率领一个主力精锐师，全速出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驱击残敌于数十里之外。此次战役，我军损失惨重，死团长以下的官兵1200余名，轻重伤兵达3500余名。我队医疗设备匮乏，阵地伤兵却潮涌而至，弄得医生们措手不及。幸得盟军汽车队汽车上百辆及时赶到，才将伤兵迅速转送后方各地。不久，便是日本长崎、广岛两地被美国的原子弹炸毁，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军随即开进桂林城。此次战役，本不应如此惨败，由于个别指挥人员的一念之差，缺乏明断，因此招致全军蒙难。尤其是战死的将士，距抗战胜利不到十天的时间，却没有享受到八年抗战胜利的喜悦，真是悲夫惜哉！

（曾松村，本县马鞍乡人。此文1990年4月作于衡东。）

远征缅甸的点滴回忆

杨琼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不仅加紧了对我国的进攻，而且对东南亚各国进行疯狂的侵略。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无不遭到蹂躏。这时，美、英两国欲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和削弱日本的兵力，于是就大搞军事援华。翌年3月，日军以10万之众，突破泰缅边境，侵犯仰光向北进击。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运输线——滇缅路被切断了。当时缅甸还没有独立，仍然是受英国保护的。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中、美、英就很自然地结成了联盟，组织了一支援缅抗日远征军。

1942年，最早进入缅甸抗日的有三个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担任中部从腊戍到仰光以及伊洛瓦底江一带的防务，阻击日军入侵；第6军，军长甘丽初，驻防泰缅边境，担任左翼及沙尔温江一带的防务；英国一个军，由英人担任军长，驻防印缅边境，担任右翼防务。

我们第5军直属部队均拥有机械化装备，包括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装甲兵团、汽车兵团，另外还有两个补充团。下辖三个步兵师：第22师，师长邱洁泉，没到差，由副师长廖耀湘代理；第96师，师长由副军长余韶兼任；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武将，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前此不久，曾在昆仑关战役中负过伤。我们第200师的任务

量重，走在全军的最前面，既要阻击仰光来犯之敌，又要掩护全军集中。这时，我就在第200师军需处当中尉军需，这次出国，担任了粮秣先锋，专门和英军兵站打交道，办理全师补给。但有一个困难问题，就是没有翻译员，光凭自己过去学到的几句简单的英语，实在应付不了，经常发生困难。好在英军办事手续简单，又善于与人方便，见我词不达意的时候，就叫我在表格内填写阿拉伯数字就行。抗战末期，国内补给日渐困难，官兵生活非常艰苦。这次补给使我大开眼界。其特点是：（1）发双饷。不论官兵，除原饷外，美国还要增发一份薪饷，货币是卢比，印、缅都通用。卢比每盾换中央币5.78元。我们一个少校军官每月可得卢比40盾，每个士兵每月可得8——10盾。（2）生活物资全部是发实物，饭任吃（每月标准45斤）。每人每天猪肉半磅，蔬菜一磅，花生米二两，还有花生油、咖啡、太古糖等；香烟每天每人一包，将官和各团长是555、999的“大炮台”，每人一锭，每锭50支；校官是“白锡包”、“菲利浦”；尉官是“保罗”牌；士兵是“象”牌。另外，将官和团长还有牛肉、猪杂、牛乳等营养物资。由于补给项目很多，因而军需处工作繁忙。不过，我天天只负责领取，运输、保管、分配，另有专人负责。官兵们开始享受到这种待遇，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下真的‘开洋荤’了！”很多士兵说：“这样的仗打一辈子我都愿意！”

过了两天“特别生活”，我们第200师从芒市正式出发了，汽车由畹町进入缅甸途中，中国军民，燃放鞭炮，热烈欢送，对门九谷，英、缅军民则鸣炮欢迎。汽车在紧张的气氛中飞速前进了，黄昏时到了腊戍火车站。在那里，人如潮

涌，灯火万家，部队依次上了火车。这时，华侨组织了几个欢送团体，敲锣打鼓，大放爆竹。他们打着宽大的横幅，写着“欢迎国军出国杀敌”、“发扬国威”、“威震南洋”等标语口号，对我们鼓舞很大。华侨们还分别向每个车厢里抛上十几条香烟和几十瓶鱼肉罐头。他们一边抛一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国威！”在这样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火热般的民族情感相交织的现场中，官兵们流着激动而愤怒的热泪，振臂高呼：“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下海去，保卫东亚和平！”

乘坐了一天两晚的火车，我们到了缅甸中部的大城市——同吉（又称东瓜）。这就是我们的阵地。通过详细侦察，师部召开了连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师长作了周密的部署，指出这次战争的任务是防御，必须阻击敌人，不让其前进一步。因此，各部必须连夜赶筑工事，分布轻重武器，构成交叉火力网，加强戒备，做到人在阵地在！

戴师长向来令出必行，纪律严明。第二天，军部派来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归戴师长统一指挥。因为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团长都是少将，骑兵团长林子熙与师长是黄埔同学，两人又很相好，师长即命他率领一个机械化骑兵营前去滇约搜索敌情。谁知林团长胆小怕死，离滇约还有四五公里，他就故意放了一些乱枪，谎报军情，退了回来。师长知道了，马上逮捕了他，把他绑在公路旁边的柳树上，决定开会枪毙。副师长、参谋长和各团长以及骑兵团的全体官兵，一齐向师长请求宽恕，师长厉声喝道：“林子熙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军队中的败类，今天不斩‘马谡’，何以正军规？！”正待执行，司令长官罗卓英和杜军长突然到来，经

二人苦苦保释，将林子熙记处死刑一次，让其负罪立功。由于戴师长军纪严明，亲疏无别，官兵都很叹服，将士都肯卖命，在同古的防御战中，坚强勇敢，打退了板垣第五师团松冈旅团的8次进攻，坚守阵地12天，虽有些伤亡，但旗不糜，辙不乱。

一天晚上，师指挥所戒严，岗哨林立，接着就有几部小轿车和10多辆吉普陆续开进了指挥所。听说是蒋介石、史迪威、罗卓英、陈诚和一些军长、师长及部分团长来前线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大约开了两个钟头，就散了。会议是什么内容呢？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乱猜。忽然副师长大声喊道：“除值勤者外，全体官佐，紧急集合！”片刻，队伍整好了，随着一声“立正”口令，戴师长全副武装走上了司令台。他头戴钢盔，身着英国卡叽军装，短袖短裤，手提冲锋枪，腰挎快慢机，脖子上一边挂一颗手榴弹，脸呈灰黯色，杀气腾腾！他开口就下命令：“委员长面谕，令本师‘死守同古’。本师誓与同古共存亡，虽一卒一骑不得后退。如本人阵亡，师长职务由副师长高吉人接任；高阵亡，由少将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笈接任；郑阵亡，由少将参谋长周维翰接任；周阵亡，由599团团长柳树人接替；柳阵亡，由600团团长刘少峰接替；刘阵亡，由参谋处长董翰接充；董阵亡，由各副团长依次接充。令下之后，个个要迅速武装起来，保卫同古。我们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此令！”接着参谋长领导大家高呼：“我们跟随师长，誓与同古共存亡！”

前线的大炮在乱轰，头上的飞机在滥炸，我们都在小河边的椰子树下纷纷议论。有的埋怨蒋介石：“12天了，竟不

派部队来掩护，还要我们死守，太不合理！”有的说：“听说有美国飞机来参战，10多天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史迪威来干什么？”有的说：“管他这么多，现在是‘饭任吃，肉任吃，香烟咖啡都有吃’，就是不准喝酒还不够风流。‘葡萄美酒夜光杯’嘛！”不过，大家都认定：师长已经下了牺牲的决心了，多数同志也都视死如归，听天由命。第二天，军部又派来一个重炮营和一个装甲兵营。这样一来，日寇有坦克，我们也有坦克；日寇有重炮，我们也有山炮、野炮、榴弹炮。鬼子天天冲锋，我军在掩蔽部里照样用轻、重机枪扫射他们，使他们伤亡惨重，寸步难行。在国外打仗，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没人敢开小差，官兵们必须依靠集体，紧密团结，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日寇松冈旅团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始终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后来他就派飞机疯狂地乱轰滥炸，企图彻底摧毁我们的工事。我们的对策则是：这里摧毁那里修，经常地变换阵地。我们如此浴血奋战，又坚持了七天七夜，同古仍然安如磐石，稳如泰山。

第8天，我们才正式奉令转移，撤至梅克地拉。由于右翼英军保卫不慎，乔克巴当失守，因此，我们奉令连夜横跨向西去克复这个据点，黎明时抵城郊。时孙立人也率财政部税警团前来参战。两支部队合力围攻，一鼓歼灭了日寇，收复了乔克巴当。税警团马上扩编为38师，孙立人任师长，防守乔城。早餐用毕，我师又奉急令，说是左翼第六军又把棠吉（缅甸东都）丢失了，必须火速前去合力克复。我部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棠吉郊区（行动全是乘坐车辆），只见城内城外炮火连天，杜聿明军长也在指挥。戴安澜师长见久攻不下，怒发冲冠，请示军长后，与少将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598团，一个冲锋进了棠吉，余军蜂拥而上，不上两个小时，就